

[illegible]

鲁迅先生

名家關注·親歷傳承

鲁迅 著 傅国涌 编 珠海出版社



鲁迅讲演

名家编注·权威读本

迄今为止最完整的
鲁迅讲演全集

鲁迅 著 傅国涌 编
珠海出版社



鲁迅讲演全集
1912-1936



本书有10余万字的内容是《鲁迅全集》所未收入
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奉献读者！

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本鲁迅讲演全集，收入了所有能找到的讲演记录及回忆片断，有些是《鲁迅全集》、《鲁迅佚文集》所漏收或不收的，新的篇章占全书二分之一，可以看到鲁迅讲演的全貌。讲演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之一，与他的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、旧体诗、书信、日记一样，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。他的讲演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，是历史暗夜里的星火，始终是要哽住一个罪恶时代的咽喉。鲁迅先生去世70余年，但他依然活在本民族的心中。出版这本《鲁迅的声音》不仅仅是对先生的纪念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他的思想资源还是能给我们以启迪，给我们以勇气，重读他的讲演记录，依然能令我们激动。他的话当然不是句句真理，受时代环境的影响，在专制势力的压制下，出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，对了解不多的前苏联、对左翼意识形态曾有过真诚的向往，这从他的许多讲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。相信读者会有各自的判断。尽管如此，鲁迅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始终保持清醒的判断，他坚持站在边缘、民间、底层大众的立场，对一切人间的不平、黑暗、罪恶进行了无情地批判，独立思考——也一直是他对青年的谆谆教诲。



推荐陈列类别·文学·

ISBN 978-7-80689-652-5



9 787806 896525 >

定价：28.00元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的声音：鲁迅讲演全集 / 鲁迅著. — 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2007

ISBN 978-7-80689-652-5

I. 鲁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著作—演说—文集
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4279 号

鲁迅的声音：鲁迅讲演全集

◎鲁迅著：傅国涌编

策 划：崔伟华

终 审：吕唯唯

责任编辑：李向群

版式设计：阅读坊·张婷

封面设计：门乃婷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地 址：珠海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邮 编：519001

印 刷：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.5 字数：220 千字 插图：47 幅

版 次：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689-652-5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，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鲁迅先生的讲演

傅国涌

1936年10月，鲁迅去世之后，“新月派”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：“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，华丽、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。”“在杂感文里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，所以可以自由地变化，夹杂着别的成分，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。他的情感的真挚，性情的倔强，智识的广博，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。”^①

其实，这些话用来评价鲁迅的讲演也未尝不可，他的讲演同样的刚性、挺拔，有时甚至很锋锐，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。1927年10月25日，他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一开头就声明：“我不会讲演，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，讲演近于做八股，是极难的，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，在我是不会的。”他在《〈集外集〉自序》中也说：“我曾经能讲书，却不善于讲演。”1932年11月27日，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讲演，轰动一时，《世界日

^① 《叶公超批评文集》，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96、103页。

报》“明珠”副刊随后（12月1—2日）刊登孤萍的《看鲁迅讲演记》说，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，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，有人说：“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，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！”他的回答是：“不能了，要走。大家盛意可感得很，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，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；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。”

尽管他自认“不善于讲演”，讲的不如写的，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。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讲演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：“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是沉着、有力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，听起来相当吃力，但是语言简练，大部分能听得懂。他一开头就严肃而又风趣地说：‘今天来的人很多；不过，不一定是来听我讲演的，恐怕有些人是为了看我的脸来的。’台下的青年们都会心地笑了。”^①

同一天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讲演的木将，多年后回忆说：

鲁迅先生的讲演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，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，短发直直地立着，留着胡子，脸是苍白和瘦削的，没有笑，坚定地站在那里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。他不是叱咤风云、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，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，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。然而就是这些讲演，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地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，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，愈久弥新。^②

①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464页。

②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06页。

1937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中有一篇由茨的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，他曾听过两次鲁迅的讲演，他如此回忆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大操场上的那次讲演：

听讲的人全都站着，也没有讲台，鲁迅先生是站在一只破旧的书桌上讲话，四周的人都仰望着他。……他的话讲得缓，不响亮，有点沙，但是每一句的意思很清楚，听的人不会感到厌倦。^①

1936年10月，郑伯奇回忆鲁迅1930年3月在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的讲演时说：

怕是有病的关系吧，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，但却很沉着；口调是徐缓的，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。

在朴实的语句中，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。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，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人，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，连窗子上面都趴着挟书本的学生。^②

1942年10月19日，鲁迅去世已整整6年，林曦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《鲁迅在群众中》一文，回忆起北师大大操场上那次讲演还是那么激动：

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，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。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，平静而清明，不急促，不故作高昂，却夹带

① 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11页。

② 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392页。

着幽默，充盈着力量，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，刮得那样透彻，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，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。

1932年11月24日，鲁迅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《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》，相隔近半个世纪后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刘惠之已记不起鲁迅讲演的具体内容，不过仍“记得先生这天演讲时，音调虽平淡，但言词和他的文章同样锋利、幽默”^①。

有人攻击鲁迅“很欢喜演说，只是有些口吃，并且是‘南腔北调’”。事实上，他并不喜欢讲演，大多数时候，他去讲演，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，盛意难却而去的。他在说话时绝不口吃，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、演说、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。“至于说用语是‘南腔北调’，也是一种诬枉。鲁迅虽生长东南，而居北方甚久，说话虽较低缓，无慷慨激昂的音调，但吐字清楚，条理明晰，绝无倒南不北，缠夹不清之弊。”“他说的国语，略带一点江浙味，吐音清切，引证比喻，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，使听众既易理解，又感兴趣。”“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，一定都能证明：鲁迅不但善于作文，就是演讲，也很能吸引听众。”^②

1932年11月，在北平听过鲁迅讲话的于伶这样回忆：

先生的谈吐深刻、严密，有力而又生动活泼，句句吸住我们。渐渐谈下去，愈来愈强烈地发射出真挚的热情，又有一种严峻的强大的威

①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484页。

②《鲁迅演讲系年》，林辰《鲁迅传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50、251页。

力从他瘦削的脸上透射出来。这是先生对于青年热切的爱抚与严格的要求。他自己很少笑，可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却从他揭露反动派和所谓“第三种人”作家中一些人的丑恶表演时，逐渐被他的话引出笑声来了。大家的笑声都很短促，可真是笑得深。笑声短，想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心情，怕会耽误或者深怕失去听他接着说的话头，大家是贪馋地想能多听到一点缘故。^①

当然，上述这些回忆，有许多毕竟是鲁迅被神化以后写的，光是鲁迅这个名字就笼罩着令人目眩的光环，其中也许不无拔高、夸张的成分，但是将那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剔除之后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鲁迅讲演的真实魅力。

二

1912年，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讲演会上讲美术。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中回忆，他讲的内容和他那一时期写的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大致相同，但讲得“深入浅出，要言不烦，恰到好处”。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公开讲演。

鲁迅一生至少做过60多次讲演，横跨了1912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1936年在上海谢世的24年。其中在北京居住时期讲演10次（包括2次在西安）、在厦门居住时期5次、在广州居住时期10次（包括香港的2次）、在上海的最后9年中共讲演38次（其中有10次在北平）。讲演成为他表达

①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85页。

思想、面向社会、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。24年中，他的60多次讲演影响及于几代青年。正如曹聚仁所说，他一生所作的讲演“都是很重要的”。

1929年5月29日，鲁迅到北大国文学会讲演，本来准备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举行，因为人多，临时改在北大三院大礼堂，照样人满为患，鲁迅绕到后台才能走上讲坛，可是就连台上也差不多挤满了人。他当夜写信给许广平：“听者有千余人，大约北平寂寞已久，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。”李霁野回忆，鲁迅讲完后还被学生层层围住，场面很是热烈。鲁迅后来对李说，“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热情，常常把他抬起来，抛上去，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。”“北方的青年较为沉静，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。”



1918年的鲁迅

1932年11月22日下午，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讲演的木将，多年后仍清晰地记着那天的情景：

屋子里没有生火，很冷，只听见有人咳嗽。但没有人说话，静极了。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。一下子好像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……^①

^①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05页。

1932年11月28日，鲁迅到中国大学讲演，“作为会场的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，大门口、窗上窗外全都站满了，还在人挤人地涌来，露天空场上的人更多。临时扛来了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，扶着鲁迅先生站上去讲了。”^①原定讲20分钟，实际上讲了半个多小时。回忆者于伶就是桌子边上的纠察之一。

当然，最为轰动的还是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，虽然那次讲演的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。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，大礼堂的窗户上、讲台上都挤满了人，水泄不通，连鲁迅上讲台都很困难，他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。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句“到大操场去”，随后主席宣布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，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。当时在场的林曦有生动的回忆：

掌声像霹雳一般从屋子的一角传开来。人群大大地波动了一下，欢呼迸裂出震破屋顶的巨响。

一扇原是紧锁着的小门，霍地打开了。人群此时更像大风暴中的海洋，猛烈地荡动。我被挤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人喊：“鲁迅先生来了，哈，从人的肩头给抬进来了！”

台上有人大声报告讲演开始，但再下去什么也听不见，人海搅起了剧烈的轰动，什么地方挤得起了争吵……

“在露天举行！”声嘶力竭的高呼瓦解了也解救了群众。随着“在大操场，在大操场”的呼声，从门口、窗子涌出了奔腾的岩浆般的人流。空气轰响着松下来的出气声和狂涨着热情的欢呼。^②

①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88页。

②《鲁迅在群众中》，《新华日报》1942年10月19日。

于伶回忆：“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。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。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，真是‘大声疾呼’了。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。”^①俞芳回忆：“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，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。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，前面的坐着，后面的站着，密密层层的。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，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。那天天气较冷，



1932年11月27日，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广场演讲

有风，当时又没有扩音器，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，在讲演中，只得经常转换方向。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，现在也记不全了。”^②刘惠之依稀记得，抬来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了一把椅子，把先生高抬上桌，冒着寒风就讲了起来：“那时候，没有扩音设备，一则先生声音不大，二则讲台在当中，先生为照顾到四方听众，不时地面向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在先生背向时，更加听不清楚，所以，这天的讲演听得不全，更加记不清了。”^③

那一天鲁迅的讲演，“热烈的盛况是空前的，秩序之好也是空前的。”最后竟连北师大的大操场都容纳不了——

①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。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87页。

②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22页。

③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26页。

靠近大操场的教室大楼、巷道、宿舍、院子，以至校门，都站满了人。后来，连整个师范大学所在地的和平门外、南新华街，都拥满了青年人，使交通都断绝了。同学们都要听先生讲话，但听不见；听不见，看看先生也好，但又看不见。先生讲过后，大家你推我挤，有的要看看先生，有的拿着纪念册请先生题字留念：

“先生、先生！”

“先生、先生！”

一片青年人的海洋！一片人声的波涛！^①

在这前后，他在北平的几场讲演，每一次会场几乎都被青年“围得密密层层，风雨不透”。鲁迅的讲演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？那毕竟还是一个年轻人充满了理想、激情的时代，不光是鲁迅的讲演广受欢迎，温梓川回忆，当年在暨南大学请鲁迅讲演之后，又请了胡适，“听的人很多，比听鲁迅演讲的人还要多上好几倍”^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，青年思想逐渐激进，向左翼靠拢，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，而胡适为许多青年所不理解，乃至责难。这在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记录。林辰认为，青年人对鲁迅的热情固然是由于他数百万言的著、译，也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与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，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讲演本身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，而是有着坚实深刻的内容，并不像他自己常说的“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”，“我没有整篇的鸿论，也没有高明的见解，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”。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讲演，他的看法是：“鲁迅先生的演讲

①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06—207页

②温梓川《文人的另一面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71页。

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，正如他的文字一样，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，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，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，将这理论表现出来。”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讲演技巧，单是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，精心所拟，如：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《无声的中国》《少读中国书，做好事之徒》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等。同时，他的讲演嬉笑怒骂，并不气闷。他在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文中说：“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，但无聊的打诨，是非徒无益，而且有害的。”^①

我们试看1927年1月4日鲁迅在厦门大学学生欢送会上的开场白：“不久以前，我在北京，有人骂我是学匪，不但是骂，还要通缉。我着实不敢担保今后不会有人还要加我以小偷的罪名。”台下顿时一片笑声。

同年7月23日、26日，他在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上讲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记录者之一欧阳山回忆，广州的天气闷热多雨，借用的市师礼堂又小，只能容三四百人，结果那几天到了五六百人，还不包括许多站着的。“鲁迅先生演讲的效果很好，全场很活跃，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。比如他讲曹操杀孔融，‘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。’引起听众大笑。‘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，也没有人敢问他，我们倘若去问他，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！’又引发了笑声。他指出，曹操主张有才就行，不忠不孝也不要紧，但他杀孔融的罪名就是不孝。讲到吃药、喝酒、穿衣、扞虱等，也是满场大笑，‘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，扞起虱来，那是不大好的。’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，但

①鲁迅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58页。

他自己却不笑，而是当成很严肃的事情来讲，大家越是笑，他的神情就更严肃。”^①

同年11月6日，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，一位听众留下了这样的记录：

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，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，嘴也要长些，“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，我是供给不起的”。说到这里，先生微笑了，同时，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；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，他却不笑了，反而看着大家笑。——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。^②

1928年5月15日，应陈望道之邀，鲁迅到上海江湾的复旦实验中学讲《老而不死论》，陈望道回忆：“我记得，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。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。每当讲到得意处，他就仰天大笑，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。”^③

1930年2月，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讲绘画，快要结束时，他说：“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，请大家欣赏欣赏。”说时一手伸进长袍，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，打开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，引得哄堂大笑。在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。^④

20多年前，我曾在《演讲与口才》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题为《鲁迅的演讲观》的文章，作者指出，鲁迅虽无意做一个演说家，却成了杰出的演说家。鲁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讲演的理论和技巧，但其讲演却每每切中要

① 马路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4页。

② 刘运峰编《鲁迅佚文全集》，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74页。

③ 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4页。

④ 刘运峰编《鲁迅佚文全集》，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790页。

害，入木三分。而且他的讲演从不拖泥带水，浪费听众的时间，他曾说过：“我有定例：至多十分钟为限。”其实他的讲演既有一分钟的，如《读书与革命》，也有5分钟的，如在厦门平民学校的演讲，一般的讲演都是40分钟到1小时。至于做学术讲演，则有一次讲不完而分成两次、多次讲的。

鲁迅的讲演中不仅时时迸闪出思想的火花，而且在讲演中或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，还常常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隽语，比如1930年4月29日，他在“左联”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，茅盾在《我和鲁迅的接触》文中回忆，鲁迅大约讲了半小时，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报纸对“左联”的攻击等，有一句话，他一直记得很清楚——鲁迅说：“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，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。”^①1932年11月27日，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结束，在休息时有青年表示，希望他留在北平教书，他回答：“我一到此间，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，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，以免抢饭碗之嫌。”有人问他住在上海的感觉，他则回答说：“上海太商品化、洋场气。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。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，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，所以有时无影无踪，使敌人扑空。”^②听众禁不住大笑。

当然，他讲演中最具震撼力的还是那些精辟的概括，许多流传后世、广为人知的段落都出自他的讲演中，随便抄几段即可见一斑——

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，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。我想这鞭子总要来，好坏是别一问题，然而总要打到的。

——《娜拉走后怎样》

①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一辑，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。

②《鲁迅回忆录》第1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91页。

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。

——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

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，有存在，便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便是光明。

——《记谈话》

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

——1930年3月9日在上海中华大学讲演《革命文学》

三

1924年7月，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的邀请，前往西安讲《中国小说史》。当时曾听过讲演的谢迈千回忆：

鲁迅先生上堂讲演，总是穿着白小纺大衫，黑布裤，黑皮鞋，仪容非常严肃。讲演之前，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，其余一概口讲，说话非常简要，有时也很幽默，偶尔一笑。^①

1927年1月25日，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讲演，近十年后，清水写下《我忆念到鲁迅先生》时，依然清晰地记着——

他把腰微微地一屈，站了起来，随着一阵震天价响的掌声踱到讲台前了。这时候，大家齐把精神集中，鸦雀无声地听他老的说话。他那干瘪黄瘦的脸庞，高起突出的颧骨，浓的眉，长的发（未修装），短髭，布鞋，尖锐而又慈和的眼睛，我是看得非常之清楚。^②

① 马蹄疾《鲁迅讲演考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70页。

② 汉口《西北风》半月刊第3期，1936年12月5日。